



白話三國志



[晋] 陈寿◎著 王静芝◎主持 台湾十一位教授◎合译

下

| 白话全译 文白对照 |

插图珍藏本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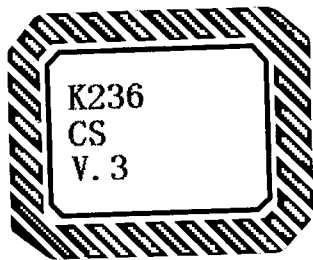
白话三国志

[晋]陈寿◎著 王静芝◎主持 台湾十一位教授◎合译

①下

|白话全译 文白对照|

插图珍藏本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三国志卷四十一

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

齐晓枫 译

霍峻字仲邈，南郡枝江人也。兄笃，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。笃卒，荆州牧刘表令峻摄其众。表卒，峻率众归先主，先主以峻为中郎将。先主自葭萌南还袭刘璋，留峻守葭萌城。张鲁遣将杨帛诱峻，求共守城，峻曰：“小人头可得，城不可得。”帛乃退去。后璋将扶禁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，攻围峻，且一年，不能下。峻城中兵才数百人，伺其怠隙，选精锐出击，大破之，即斩存首。先主定蜀，嘉峻之功，乃分广汉为梓潼郡，以峻为梓潼太守、裨将军。在官三年，年四十卒，还葬成都。先主甚悼惜，乃诏诸葛亮曰：“峻既佳士，加有功于国，欲行酹。”遂亲率群僚临会吊祭，因留宿墓上，当时荣之。

子弋，字绍先，先主末年为太子舍人。后主践阼，除谒者。丞相诸葛亮北驻汉中，请为记室，使与子乔共周旋游处。亮卒，为黄门侍郎。后主立太子璿，以弋为中庶子。璿好

霍峻，字仲邈，南郡枝江人（今湖北省枝江县）。哥哥霍笃，在家乡组织了数百名部曲。霍笃死后，荆州牧刘表命令霍峻统摄这些士卒。刘表死后，霍峻率领部队依附先主，先主任命霍峻为中郎将。先主从葭萌（今四川省昭化县）南方回来偷袭刘璋，留下霍峻镇守葭萌城。张鲁派遣将领杨帛诱骗霍峻，要求共同守城，霍峻说：“要小人的头，可以；要城，办不到！”杨帛才知难而退。后来刘璋的将领扶禁、向存等率领部队万余人经由阆水（四川省嘉陵江的异名）逆流而上，攻围霍峻，费时将近一年，都攻不下。霍峻城中士兵才数百人，乘对方怠惰的空档，选派精锐部队出击，大大的打了场胜仗，就砍下了向存的头颅。先主平定蜀地，嘉奖霍峻的功绩，于是划分广汉为梓潼郡（今四川省梓潼县），以霍峻为梓潼太守，兼裨将军。霍峻在任内三年，四十岁时去世。遗体迁回成都（今四川省成都县）安葬。先主十分悼念和惋惜，于是下诏给诸葛亮，说道：“霍峻既是个出色的人，又对国家有功，我准备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祭典。”于是亲自率领许多官员到场吊祭他，因而留在墓旁住了一宿，当时人公认是极荣耀的事。

霍峻的儿子霍弋，字绍先，先主晚年时任职太子舍人。后主（刘禅）即位后，升他做谒者的官。当时丞相诸葛亮在北边的汉中（郡名，治南郑，在今陕西省南郑县东二里）驻



骑射，出入无度，弋援引古义，尽言规谏，甚得切磋之体。后为参军庾隆屯副贰都督，又转护军，统事如前。时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，数为寇害，乃以弋领永昌太守，率偏军讨之，遂斩其豪帅，破坏邑落，郡界宁静。迁监军翊军将军，领建宁太守，还统南郡事。景耀六年，进号安南将军。是岁，蜀并于魏。弋与巴东领军襄阳罗宪各保全一方，举以内附，咸因仍前任，宠待有加。

王连字文仪，南阳人也。刘璋时入蜀，为梓潼令。先主起事葭萌，进军来南，连闭城不降，先主义之，不强逼也。及成都既平，以连为什邡令，转在广都，所居有绩。迁司盐校尉，较盐铁之利，利入甚多，有裨国用，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，若吕乂、杜祺、刘幹等，终皆至大官，自连所拔也。迁蜀郡太守、兴业将军，领盐府如故。建兴元年，拜屯骑校尉，领丞相长史，封平阳亭侯。时南方诸郡不宾，诸葛亮将自征之，连谏以为“此不毛

防，向后主要了霍弋来做丞相记室，使他和儿子诸葛乔交游相处。诸葛亮死后，霍弋做黄门侍郎。后主立刘璿为太子，任命霍弋为中庶子。刘璿喜爱骑马射箭，进出宫廷不守法度，霍弋引用古人的大道理，言无不尽地规劝，很能够符合切磋的意义。后来做参军庾隆屯副贰都督，又转任为护军，统领军事职务如前。当时永昌郡（故治在今云南保山县北五十里）的蛮夷獠人仗恃着地形险要不肯臣服，屡次作乱为害，朝廷于是派霍弋兼领永昌太守，率偏军去讨伐，终于斩了他们的豪帅，毁了他们居住的城邑村落，郡内各地才得宁静。于是霍弋升迁为监军翊军将军，并兼领建宁太守，回去掌理南方各郡县的事务。（后主）景耀六年（公元263年），名号进为安南将军。这一年，蜀地被并入魏国。霍弋和巴东（郡名，有今四川省奉节、云阳、巫山诸县地）的领军襄阳（郡名，今湖北省襄阳县）人罗宪各自保全了所管的区域，并率全境人民来归附，于是都得以保留原职，得到十分优厚的待遇。

王连，字文仪，南阳（今河南省南阳县）人。在刘璋主政时代迁居蜀地，做过梓潼县令。先主在葭萌起事，率军队进发到南方的梓潼县，王连紧闭城门坚守，不肯投降，先主觉得这人很有义气，就不再逼迫他。等到成都平定了，就任命王连为什邡县（在今四川省）县令，后来转到广都县（今四川省华阳县），每一任内都有政绩。又调迁为司盐校尉，统筹盐铁财政的收入，获利很多，对国家税收很有助益，于是他就精选一批有才干的人作为部属，如吕乂、杜祺、刘幹等，后来都做到大官，这都是最先由王连选拔出来的。王连本人也升为蜀郡太守、兴业将军，并照旧兼管盐府。（后主）建兴元年（公元223年），拜官屯骑校尉，兼领丞相长史，并封为平阳亭侯。当时南方有好几个郡不肯臣服，诸葛亮打算亲自率兵去征讨，王连谏阻他，认为“那里都是些容易令人感染疫病的不毛之地，实在不适宜您这样一个全国声望所寄的重臣冒险而去。”但是，诸葛亮顾虑其他诸将的才能都不及自

之地，疫疠之乡，不宜以一国之望，冒险而行”。亮虑诸将才不及己，意欲必往，而连言辄恳至，故停留者久之。会连卒。子山嗣，官至江阳太守。

向朗字巨达，襄阳宜城人也。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。表卒，归先主。先主定江南，使朗督秭归、夷道、巫、夷陵四县军民事。蜀既平，以朗为巴西太守，顷之转任牂牁，又徙房陵。后主践阼，为步兵校尉，代王连领丞相长史。丞相亮南征，朗留统后事。五年，随亮汉中。朗素与马谡善，谡逃亡，朗知情不举，亮恨之，免官还成都。数年，为光禄勋，亮卒后徙左将军，追论旧功，封显明亭侯，位特进。初，朗少时虽涉猎文学，然不治素检，以吏能见称。自去长史，优游无事垂三十年，乃更潜心典籍，孜孜不倦。年逾八十，犹手自校书，刊定谬误，积聚篇卷，于时最多。开门接宾，诱纳后进，但讲论古义，不干时事，以是见称。上自执政，下及童冠，皆敬重焉。延熙十年卒。子条嗣，景耀中为御史中丞。

朗兄子宠，先主时为牙门将。秭归之败，宠营特完。建兴元年封都亭侯，后为中部

己，执意起行；由于王连经常以恳切的言辞来劝阻他，所以耽搁了许久没有动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连去世了。王连的儿子王山继承父亲的余荫，官做到江阳太守。

向朗，字巨达，襄阳宜城（今湖北省宜城县）人。荆州牧刘表曾任命他做临沮县（故城在今湖北省当阳县西北）县长。刘表死后，就归附先主。先主平定江南后，任命向朗监督秭归（今湖北省秭归县）、夷道（故城在今湖北省宜都县西北）、巫（山）（今四川省巫山县）、夷陵（今湖北省宜昌县）四县军民事。蜀地既已平定，就派向朗为巴西（郡名，今四川省阆中县）太守，短时间内又转任为牂牁（今贵州省遵义、石阡、思南诸县一带）太守，后来又转到房陵（今湖北省襄阳县西）任职。后主即位后，官拜步兵校尉，并代替王连兼领丞相长史。丞相诸葛亮南征时，向朗就留守后方主管一切事务。五年，跟随诸葛亮到汉中。向朗向来和马谡友好，马谡逃亡时，向朗知情不报，诸葛亮很气他，免了他的官，回到成都。过了几年，任职为光禄勋；诸葛亮死后，转任左将军，朝廷追论他昔日的功绩，封他为显明亭侯，位为特进。起先，向朗年少时虽然涉猎一些文章书籍，但是行为不太检点，只是在吏治的才能上被人称赏。自从免去长史的职位后，优游无事将近二十年（原文三十年，据裴松之注改），于是才转而努力于典籍的研究，孜孜不倦。年过八十了，还亲手校对书籍，刊定谬误，他收藏的书，在当时人中最多。平日在家开门接待宾客，教导引进后辈，他只讲论古书大义，不干涉时事，因此声名远播。上自朝廷执政，下至不满二十的童子少年，都非常敬重他。向朗逝世于（后主）延熙十年（公元247年）。儿子向条继承余荫，景耀年间任职为御史中丞。

向朗哥哥的儿子向宠，先主时代官拜牙门将。蜀兵在秭归的那场败仗里，只有向宠的



督，典宿卫兵。诸葛亮当北行，表与后主曰：“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于昔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论举宠为督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陈和睦，优劣得所也。”迁中领军。延熙三年，征汉嘉蛮夷，遇害。宠弟充，历射声校尉尚书。

张裔字君嗣，蜀郡成都人也。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博涉《史》、《汉》。汝南许文休入蜀，谓裔干理敏捷，是中夏钟元常之伦也。刘璋时，举孝廉，为鱼复长，还州署从事，领帐下司马。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，璋授裔兵，拒张飞于德阳陌下，军败，还成都。为璋奉使诣先主，先主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也，裔还，城门乃开。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，还为司金中郎将，典作农战之器。先是，益州郡杀太守正昂，耆率雍闾恩信著于南土，使命周旋，远通孙权。乃以裔为益州太守，径往至郡。闾遂蹇超不宾，假鬼教曰：“张府君如瓠壶，外虽泽而内实粗，不足杀，令缚与吴。”于是遂送裔于权。

军队仍能保持完整。（后主）建兴元年（公元223年）封为都亭侯，后来又任职中部督，掌管宿卫兵。诸葛亮正要北征，上表给后主，说道：“将军向宠，品格行为和善，通晓军事，往日曾被任用过，先帝称赞他，说他‘能干’，所以大家一致推举他做都督。愚见以为军营中的事情，全都可以咨询他，他一定能够使部队和睦，人才运用优劣得所的。”于是向宠升为中领军。（后主）延熙三年（公元240年），向宠征讨汉嘉（今四川省雅安县）一带的蛮夷，遇害身亡。向宠的弟弟向充，历任射声校尉、尚书等官职。

张裔，字君嗣，蜀郡成都（今四川省成都县）人。专研《公羊春秋》，博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汝南（郡名，属今河南省）人许文休（许靖）到蜀地后，称赞张裔，说他干才议论很敏捷，类似中夏的钟元常（钟繇）这一辈人。在刘璋主政的时代，被察举为孝廉，担任鱼复县（故城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）县长的职务。回本州代理从事的官，兼领帐下司马。张飞从荆州经由垫江（今四川省合川县）攻入，刘璋授张裔兵权，在德阳（故城在今四川省梓潼县北）田陌之间抵御张飞，打了败仗，退回成都。替刘璋做投降使者，去拜见先主。先主答应礼遇他的主人，并安抚蜀地的百姓。张裔回去覆命，才开城门让先主进入。先主任命张裔为巴郡（故治在今四川省南充县北）太守，内调做司金中郎将，掌管制作农具与兵器的事。原先，益州（今四川省地）郡民杀掉他们的太守正昂，耆率雍闾素来在南方很有恩泽信誉，派了许多使者来来往往，向远地的孙权交好，作为支援。先主于是任命张裔为益州太守，直接到郡。雍闾就犹疑推托，不肯降服，还装神弄鬼，假借邪教传出这样的话：“张府君就像个瓠瓜一般，表面虽然鲜明润泽，里面却粗得很，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杀！你们该把他绑起来押送给吴国！”于是就把张裔送到孙权那儿。

会先主薨，诸葛亮遣邓芝使吴，亮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。裔自至吴数年，流徙伏匿，权未之知也，故许芝遣裔。裔临发，权乃引见，问裔曰：“蜀卓氏寡女，亡奔司马相如，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？”裔对曰：“愚以为卓氏之寡女，犹贤于买臣之妻。”权又谓裔曰：“君还，必用事西朝，终不作田父于闾里也，将何以报我？”裔对曰：“裔负罪而归，将委命有司。若蒙微幸得全首领，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，自此已后大王之赐也。”权言笑欢悦，有器裔之色。裔出阁，深悔不能阳愚，即便就船，倍道兼行。权果追之，裔已入永安界数十里，追者不能及。

既至蜀，丞相亮以为参军，署府事，又领益州治中从事。亮出驻汉中，裔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，常称曰：“公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贵势免，此贤愚之所以企忘其身者也。”其明年，北诣亮谘事，送者数百，车乘盈路，裔还书与所亲曰：“近者涉道，昼夜接宾，不得宁息，人自敬丞相长史，男子张君嗣附之，疲倦欲死。”其谈啁流速，皆此类也。少与犍为杨恭友善，恭早死，遗孤未数岁，裔迎留，与分屋而居，事

适逢先主逝世，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到吴，并交待他言谈间可以向孙权请求放回张裔。张裔到吴地，已有数年之久，四处流徙，躲躲藏藏，孙权并不知道有他这个人在，因此应允邓芝遣返张裔。张裔临出发前，孙权接见他，并问道：“听说蜀地有个卓家新守寡的女儿，私奔到司马相如那里，贵宝地的风俗怎么竟然是这样的啊？”张裔回答说：“愚见以为卓家守寡的女儿，还是比朱买臣的妻子要聪慧些。”孙权又对张裔说：“先生回去后，必定被西朝重用，终于不必回乡作农夫了，你要拿什么回报我呀？”张裔回答说：“裔背负着罪状回去，性命即将交在有关当局手里。如果蒙圣恩侥幸得以活命，五十八岁以前是父母赐给我的年岁，自此以后就是大王的赏赐。”孙权谈笑之间十分欢悦，露出器重张裔的容色。张裔出了官，深深后悔没有伪装愚昧，就立刻上了船，加快速度兼程而行。孙权果然派人追赶他，张裔已经越过永安（今四川省奉节县东）边界，进入蜀国数十里路了，追的人已赶不上了。

到了蜀国，丞相诸葛亮任用他做参军，代理丞相府事，又兼领益州治中从事。诸葛亮出外驻扎在汉中（郡名，治南郑，在今陕西省南郑县东二里）时，张裔以射声校尉的职位兼领留府长史，他常常对人说：“丞相为人，有功该赏，决不因为对方是个和他疏远的人而遗漏他；有罪应罚，也不因为对方是个亲近他的人而枉法徇私。爵位不可以没有一点功劳而侥幸取得，刑罚不可以凭仗贵人权势而侥幸免掉，这正是不论贤愚之人都能不顾性命为他效力的原因啊！”第二年，他往北边到诸葛亮那里去请示事情，送行的有好几百人，车辆塞满了道路，张裔写了一封信回来给亲近的人，说道：“近来要出门上路，日夜接待宾客，得不到片刻安息。别人家只是尊敬‘丞相长史’，张君嗣这个家伙挂了这虚名，就累得个要死。”他谈笑流畅敏捷，都像这一类。张裔年少时和犍为郡（有今四川省宜宾、庆符、



恭母如母。恭之子息长大，为之娶妇，买田宅产业，使立门户。抚恤故旧，振瞻衰宗，行义甚至。加辅汉将军，领长史如故。建兴八年卒。子翬嗣，历三郡守监军。翬弟郁，太子中庶子。

杨洪字季休，犍为武阳人也。刘璋时历部诸郡。先主定蜀，太守李严命为功曹。严欲徙郡治舍，洪固谏不听，遂辞功曹，请退。严欲荐洪于州，为蜀部从事。先主争汉中，急书发兵，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，洪曰：“汉中则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机会，若无汉中则无蜀矣，此家门之祸也。方今之事，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，发兵何疑？”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，众事皆办，遂使即真。顷之，转为益州治中从事。

先主既称尊号，征吴不克，还住永安。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，闻先主疾病，惧有后患，举郡反，烧临邛城。时亮东行省疾，成都单虚，是以元益无所惮。洪即启太子，遣其亲兵，使将军陈晷、郑绰讨元。众议以为元若不能围成都，当由越嶲据南中。

富顺、屏山、筠连诸县地)的杨恭是好朋友，杨恭早死，遗孤不过才几岁大，张裔把他们迎回家，拨房子给他们住，事奉杨恭的母亲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。杨恭的儿子长大了，替他娶了媳妇，买下田地房产，使他自立门户。他抚恤亲朋故旧，救济衰败的族人，使他们振兴起来，像这样行义不遗余力。后来他被加官为辅汉将军，并兼领长史如前。(后主)建兴八年(公元230年)去世。儿子张翬继嗣，历任三个郡的守监军职位。张翬的弟弟名叫郁，任职太子中庶子。

杨洪，字季休，犍为武阳(故治在今四川省彭山县东十里)人。刘璋主政时在好几个郡做过事。先主平定蜀地，太守李严任命他为功曹。李严想迁徙郡治官舍，杨洪坚决谏阻，却不被接纳，于是辞去功曹的职位，请求退隐。李严想把他推荐给上头州政府，做蜀部从事。遇到先主正争夺汉中之地，发送紧急军书要调派部队，军师将军诸葛亮拿这件事来问杨洪的意见，杨洪说：“汉中就是益州的咽喉，这是存亡的关键，如果没有汉中，蜀也就保不住了，这是逼近家门前的祸患呀！就目前的状况看来，男子都该步上战场，女子都该参加运粮，发兵啊！还有什么好犹疑的呢！”当时蜀郡太守法正已侍从先主往北方去了，诸葛亮于是上表推荐杨洪兼领蜀郡太守，一切事情都办得很成功，就让他真除了。不久，转任为益州治中从事。

先主称尊号以后，征讨吴国失利，还军留驻永安。汉嘉(故城在今四川省雅安县城北)太守黄元一向是诸葛亮所不喜欢的人，听说先主患病，恐惧有后患，就率同全郡的人造反，烧毁了临邛城。那时候诸葛亮正往东边去探望先主的疾病。成都境内单弱空虚，所以黄元更加无所忌惮。杨洪立即启奏太子，调派亲信部队，任命陈晷、郑绰两位将军征讨黄

洪曰：“元素性凶暴，无他恩信，何能办此？不过乘水东下，冀主上平安，面缚归死；如其有异，奔吴求活耳。敕留、绰但于南安峡口遮即便得矣。”留、绰承洪言，果生获元。洪建兴元年赐爵关内侯，复为蜀郡太守、忠节将军，后为越骑校尉，领郡如故。

五年，丞相亮北住汉中，欲用张裔为留府长史，问洪何如？洪对曰：“裔天姿明察，长于治剧，才诚堪之，然性不公平，恐不可专任，不如留向朗。朗情伪差少，裔随从目下，效其器能，于是两善。”初，裔少与洪亲善。裔流放在吴，洪临裔郡，裔子郁给郡吏，微过受罚，不特原假。裔后还闻之，深以为恨，与洪情好有损。及洪见亮出，至裔许，具说所言。裔答洪曰：“公留我了矣，明府不能止。”时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长史，或疑洪知裔自嫌，不愿裔处要职，典后事也。后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，至于忿恨。亮与裔书曰：“君昔在陌下，营坏，吾之用心，食不知味；后流迸南海，相为悲叹，寝不安席；及其来还，委付大任，同奖王室，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。石交之道，举仇以相益，割骨肉以相明，犹不相

元。大家的意见都认为黄元如果不能包围成都，必定经由越嶲（郡名，在今西康西昌县东南）去占据南中之地。杨洪却说：“黄元的性情素来凶暴，对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恩惠威信，他有什么本领办得成这件事？他只不过是乘船沿江东下，观望一时；希望主上平安无事，他就自己回来面缚请罪；如果万一情况有什么不对，他就逃到吴国寻求活命而已。请您命令陈留、郑绰两位将军去，只要在南安（在今甘肃省奉安县南）峡口拦截，就可以逮住他了。”陈留、郑绰两人接受了杨洪的建议，果然生擒住黄元。杨洪在建兴元年（公元223年）赐爵为关内侯，又再度做蜀郡太守、忠节将军，后来转任为越骑校尉，照旧兼领蜀郡。

五年，丞相诸葛亮留在北边的汉中，想擢用张裔为留府长史，问杨洪的意见怎样？杨洪对答说：“张裔天赋明察，擅长治理繁琐的事，才干实在足以担任这个职务，但是他为人不很公平，恐怕不可完全委任他，不如留下向朗，向朗毛病比较少。让张裔随从在您跟前，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罢。这样的话，事情就两全其美了。”当初，张裔年少时与杨洪亲近友善。张裔流放在吴国的时候，杨洪曾到过张裔的本郡，张裔的儿子张郁正做郡吏，犯了一点小错受到处罚，杨洪不曾看情面额外宽免他。后来张裔回乡听说有这件事，觉得十分可恨，与杨洪的交情有了裂痕。所以当杨洪见过诸葛亮出来，去到张裔那里，将曾在丞相面前说过的一番话原原本本的向他表白。张裔回答杨洪说：“丞相留用我的意思很明白了，您再怎样也破坏不了！”当时有人怀疑杨洪自己想做长史，另有人怀疑杨洪自知被张裔所嫌恶，不愿意张裔身处要职，掌管诸葛亮走后丞相府的事务。后来张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，甚至于互相忿恨。诸葛亮在给张裔的信中说道：“张君您以前在德阳陌下兵败之时，我用尽心思，想尽办法争取您到我们阵营这边来，以致食不知味；后来您在南海一带流散，我为您悲哀叹息，连睡觉也不安稳；等到您安然返回，我把重大的责任委托给您，共同戮力于王室的振兴大业，自以为与您的交谊深厚，已经到了古人所谓‘石交’的境界。‘石交’之



谢也，况吾但委意于元俭，而君不能忍邪？”论者由是明洪无私。

洪少不好学问，而忠清款亮，忧公如家，事继母至孝。六年卒官。始洪为李严功曹，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。洪迎门下书佐何祗，有才策功干，举郡吏，数年为广汉太守，时洪亦尚在蜀郡。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。

费诗字公举，犍为南安人也。刘璋时为绵竹令，先主攻绵竹时，诗先举城降。成都既定，先主领益州牧，以诗为督军从事，出为牂牁太守，还为州前部司马。先主为汉中王，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，羽闻黄忠为后将军，羽怒曰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！”不肯受拜。诗谓羽曰：“夫立王业者，所用非一。昔萧、曹与高祖少亲旧，而陈、韩亡命后至，论其班列，韩最居上，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今汉王以一时之功，隆崇于汉升，然意之轻重，宁当与君侯齐乎！且王与君侯，譬犹一体，同休等戚，祸福共之，愚为君侯，不宜计官号之高下，爵禄之多少为意也。仆一介之使，衔命之人，君侯不受拜，如是便还，但相

道，乃是捐弃仇恨而相互助益，甚至割舍骨肉至情以表明心意时，都互不称谢的呀！何况我只不过是对元俭表示了一点好感，而您竟不能忍受吗？”说闲话的人因此才明了杨洪是公正无私的。

杨洪年少时不喜欢研究学问，但他忠诚清廉、坦率耿直，忧心公事就像是私事一般，奉侍继母极为孝顺。（建兴）六年时，死在任上。当初杨洪在李严手下担任功曹的官职，而李严尚未离开犍为太守任上，杨洪已被诸葛亮任为蜀郡太守。杨洪迎纳任用的门下书佐何祗，有才华有计谋，办事能力又强，杨洪就推举他为郡吏，数年之间，何祗即升任为广汉（郡治在今四川省广汉县）太守，当时杨洪也还在蜀郡。所以西土人士都服膺诸葛亮能够充分发挥当时的人才。

费诗，字公举，犍为南安（故治在今四川省夹江县西北）人。刘璋时代做绵竹县（故城在今四川省德阳县北）的县令。先主攻绵竹县时，费诗首先举城投降。等到成都平定后，先主兼领益州牧，就任用费诗为督军从事，继而外放做牂牁太守，又调回任州前部司马。先主做汉中王之后，命费诗为特使拜关羽为前将军，关羽听说黄忠做了后将军，就大怒道：“我堂堂大丈夫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老兵同在一个行列里！”不肯受拜。费诗对关羽说：“创立王业的人，需用的人材不一。以前萧何、曹参与高祖（刘邦）自小就有亲旧的交情，而陈平和韩信却都是以后才逃亡过来的，拿他们的地位而论，韩信最在上面，没听说萧、曹二人因此而抱怨的。今天汉王因为汉升（黄忠）一时的功绩，而推重尊崇他，但是大王内心中分量自有轻重，难道他有可能把汉升和君侯相提并论吗？何况大王与您，犹如人的整个身体，休戚相关，祸福与共。我为君侯设想，您不应该计较官号的高下、爵禄的

为惜此举动，恐有后悔耳！”羽大感悟，遽即受拜。

后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，诗上疏曰：“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，故乃羁旅万里，纠合士众，将以讨贼。今大敌未克，而先自立，恐人心疑惑。昔高祖与楚约，先破秦者王。及屠咸阳，获子婴，犹怀推让，况今殿下未出门庭，便欲自立邪！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。”由是忤指，左迁部永昌从事。建兴三年，随诸葛亮南行，归至汉阳县，降人李鸿来诣亮，亮见鸿，时蒋琬与诗在坐。鸿曰：“闻过孟达许，适见王冲从南来，言往者达之去就，明公切齿，欲诛达妻子，赖先主不听耳。达曰：‘诸葛亮见顾有本末，终不尔也。’尽不信冲言，委仰明公，无复已已。”亮谓琬、诗曰：“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。”诗进曰：“孟达小子，昔事振威不忠，后又背叛先主，反覆之人，何足与书邪！”亮默然不答。亮欲诱达以为外援，竟与达书曰：“往年南征，岁末乃还，适与李鸿会于汉阳，承知消息，慨然永叹，以存足下平素之志，岂徒空托名荣，贵为乖离乎！呜呼孟子，斯实刘封侵陵足下，以伤先主待士之义。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，云足下量度吾心，不受冲说。寻表明之言，追平生之

多少，而心里不舒服啊！鄙人不过是个小小的使者，奉命行事的人，君侯您如果不受拜，我也没办法，就这样马上回去覆命，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只是为您惋惜这番举动，恐怕您将来会后悔罢了！”关羽听后，大彻大悟，立刻接受拜命。

后来群臣商议打算推举汉中王称尊号，费诗上疏说：“殿下是因曹操父子胁迫天子篡夺帝位，所以才寄居万里之外，联合天下士人群众，准备讨贼。今天大敌还未克服，就先自立称帝，恐怕会引起人心疑惑，以为殿下自己有野心，不是真替汉室出力。从前高祖与楚王订约，先破秦的可以称王关中。等到屠灭了咸阳，俘虏了子婴之后，还存着推让之心，何况现在殿下还未迈出门庭，就想自立了呢！愚臣真不认为殿下这样做有什么可取的呀！”由于这番话拂逆了汉中王的心意，降职为永昌郡从事。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，随从诸葛亮南行，回师时抵达汉阳县（故治在今四川庆符县南），有个投降的人李鸿来拜见诸葛亮，诸葛亮接见他，当时蒋琬和费诗都在坐。李鸿说：“有一次偶然到孟达那里拜访，正巧遇见王冲由南方来，提起从前孟达叛蜀附魏时，明公您痛恨得咬牙切齿，想杀掉孟达的妻儿，全靠先主不听您的意见，才得免一死而已。孟达说：‘诸葛亮待人，有始有终，无论如何不会做这种事的。’他完全不相信王冲的话。孟达那信赖仰仗您的心意，居然从来不曾中止过啊！”诸葛亮对蒋琬、费诗说：“还都之后，应当有封信给子度（孟达）联络一下。”费诗进言说：“孟达这小子，以前在振威（刘璋）手下做事就不尽忠，后来又背叛了先主，像这种反复无常的人，哪里值得给他写信呢？”诸葛亮沉默着没有答话。诸葛亮想引诱孟达作为外援力量，终于还是给他写信，说道：“往年南征时，到了年底才回来，恰巧在汉阳遇见李鸿，承蒙他告知您的消息，令人伤感长叹，因而想起以您平生的志愿，您哪里是愿意白白地为了名位虚荣，而甘心做出背叛的行为呢！唉！孟先生呀！这实在是刘封侵犯了您，



好，依依东望，故遣有书。”达得亮书，数相交通，辞欲叛魏。魏遣司马宣王征之，即斩灭达。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，故不救助也。蒋琬秉政，以诗为谏议大夫，卒于家。

王冲者，广汉人也。为牙门将，统属江州督李严。为严所疾，惧罪降魏。魏以冲为乐陵太守。

评曰：霍峻孤城不倾，王连固节不移，向朗好学不倦，张裔肤敏应机，杨洪乃心忠公，费诗率意而言，皆有可纪焉。以先主之广济，诸葛之准绳，诗吐直言，犹用陵迟，况庸后乎哉！

因而损害到先主对待士人的高义。李鸿又提起王冲捏造虚妄不实的话来中伤我，说您衡量过我的本心，明白我不会做那些下流的事情，因此没有采信王冲的胡说。我再三玩味你那些明白事理的话，追念我们平素交往的情谊，不禁向东企盼遥望，心里满是依依之情，所以有这封信给您。”孟达收到诸葛亮的信后，也曾有多次书信来往，言辞之间透露出要背叛曹魏的意思。魏国获悉此事后，就派司马宣王去征讨，斩杀了孟达。事前诸葛亮也因孟达并无诚意投效，所以没有出兵援救。蒋琬秉政之后，任用费诗为谏议大夫，后来终老于家中。

王冲是广汉（郡名，郡治在今四川省广汉县）人，任职牙门将，隶属于江州督李严。被李严所嫉恨，畏惧加罪而投降了魏。魏任他做乐陵（郡名，在今山东省乐陵县西南三十里）太守。

陈寿评论说：霍峻坚守孤城不屈；王连固执志节不移；向朗勤奋好学，孜孜不倦；张裔才高敏捷，应对灵活；杨洪心存忠公；费诗直率进言，都有值得记录的地方。以先主包涵万物的胸怀，诸葛亮大公无私的准则，费诗说了坦白的话，还是因此受到贬斥，更何况是平庸的领袖呢？

三国志卷四十二

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譙郤传第十二

齐晓枫 译

杜微字国辅，梓潼涪人也。少受学于广汉任安。刘璋辟为从事，以疾去官。及先主定蜀，微常称聋，闭门不出。建兴二年，丞相亮领益州牧，选迎皆妙简旧德，以秦宓为别驾，五梁为功曹，微为主簿。微固辞，輿而致之。既致，亮引见微，微自陈谢。亮以微不闻人语，于坐上与书曰：“服闻德行，饥渴历时，清浊异流，无缘咨覩。王元泰、李伯仁、王文仪、杨季休、丁君幹、李永南兄弟、文仲宝等，每叹高志，未见如旧。猥以空虚，统领贵州，德薄任重，惨惨忧虑。朝廷今年始十八，天姿仁敏，爱德下士。天下之人思慕汉室，欲与君因天顺民，辅此明主，以隆季兴之功，著助于竹帛也。以谓贤愚不相为谋，故自割绝，守劳而已，不图自屈也。”微自乞老病求归，亮又与书答曰：“曹丕篡弑，自立为帝，

杜微，字国辅，梓潼郡涪县（今四川绵阳市治）人。少年时代曾在广汉（今四川省广汉县）人任安的门下受学。刘璋曾经征辟他做从事官，后来因病离职。先主（刘备）平定蜀地之后，杜微经常拿耳聋作借口，闭门不出。（后主刘禅）建兴二年（公元224年），丞相诸葛亮领益州牧，在选迎人材方面，都是精选早以德行知名的人士，他用秦宓为别驾，五梁为功曹，杜微为主簿。杜微坚决辞谢，诸葛亮就派车子去接他。接来后，诸葛亮引见他，杜微当面以言辞婉拒。诸葛亮因为杜微听不到说话，就在座位上以笔书的方式告诉他说：“很早就拜闻先生的义德高行，如饥似渴的想亲近先生已有多时了，您是隐士，我是官场中人，清浊不同流，以致于一直没机缘见面请教。王元泰（谏）、李伯仁、王文仪（连）、杨季休（洪）、丁君幹、李永南（郤）兄弟、文仲宝（恭）等众位都常常赞叹先生的高洁志趣，认为老成如先生真是前所未见。现在，像我这样空疏的人却来统领贵州，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，内心非常忧虑不安。朝廷（主公）今年才十八岁，天赋仁厚聪敏，喜爱有德行的人，又能屈己下士。天下的百姓莫不思慕汉室，我愿与先生迎合天意，顺应民情，辅佐这位英明的主公，来建立兴复汉室的功劳，把勋名记载竹帛上，留传后世。若是先生一定要说贤愚不相为谋，有意和我们划清界限，我只有固执着这份勤恳的心意，却不敢企盼先生勉强屈就的。”杜微还是自称年老多病，要求返乡，诸葛亮又写了一封信答复他说：“曹



是犹土龙乌狗之有名也。欲与群贤因其邪伪，以正道灭之。怪君未有相诲，便欲求还于山野。丕又大兴劳役，以向吴、楚。今因丕多务，且以闭境勤农，育养民物，并治甲兵，以待其挫，然后伐之，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。君但当以德辅时耳，不责君军事，何为汲汲欲求去乎！”其敬微如此。拜为谏议大夫，以从其志。

五梁者，字德山，犍为南安人也，以儒学节操称。从议郎迁谏议大夫、五官中郎将。

周群字仲直，巴西阆中人也。父舒，字叔布，少学术于广汉杨厚，名亚董扶、任安。数被征，终不诣，时人有问：“《春秋谶》曰代汉者当涂高，此何谓也？”舒曰：“当涂高者，魏也。”乡党学者私传其语。群少受学于舒，专心候业。于庭中作小楼，家富多奴，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，才见一气，即白群，群自上楼观之，不避晨夜，故凡有气候，无不见之者，是以所言多中。州牧刘璋，辟以为师友从事。先定主蜀，署儒林校尉。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，问群，群对曰：“当得其地，不得其民也。若出偏军，必不利，当戒慎

丕篡弑，自立为帝，就像是把泥巴抟作龙形的土龙，把草儿结成狗形的乌狗，一样的有名无实。我正想集合众位贤人君子的力量，针对他这种邪恶诈伪的行为，用正道来消灭他。我很惊奇先生竟然没有一言半句教诲我，就打算回山野过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。现在曹丕又大肆发动军队，向吴、楚进兵，我以为当今之计，正好趁着曹丕事务繁杂的机会，我方暂且关闭国境，奖励农事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一方面整理器械，训练军队，等待曹丕的挫败，然后一举进攻，必可以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就平定了。您只需要及时贡献德望聊为辅佐罢了，我们不会拿军事来责成您的，为什么还急急忙忙的要求离去呢？”他对杜微的尊敬到了这种地步。最后朝廷任命杜微做谏议大夫，官职很高，以成全他的志愿。

五梁这个人，字德山，是犍为郡南安县人（故治在今四川省夹江县北），在儒学节操方面著名。官职由议郎升迁谏议大夫、五官中郎将。

周群，字仲直，巴西阆中（巴西郡治，在今四川省巴中县西）人。父亲名舒，字叔布，少年时代在广汉人杨厚的门下学术数，名气仅次于董扶、任安。屡次被征召，始终不肯去。当时有人问道：“《春秋谶》说取代汉朝天下的将是‘当涂高’，这话怎么解释呀？”周舒回答说：“‘当涂高’，就是指魏。”乡里学者之间都私下传布他这句话。周群自幼受教于父亲，专心于征候的学问。在庭中造了一座小楼，家里有钱，养了许多奴仆，就经常命令奴仆在楼上轮值来观察天灾，每逢看见一种天象变化，就马上向周群报告，周群亲自上楼去观看，不论早晚。因此，凡是气候上有任何变异，没有看不到的，所以他的预测常常命中。州牧刘璋延揽他做师友从事。先主定蜀之后，命他代理儒林校尉。先主想和曹操争夺汉中，询问周群的意见，周群对答说：“应该可以取得那地方，但是不得民心。如果派遣偏师去，必

之！”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候，而天才过群，谏先主曰：“不可争汉中，军必不利。”先主竟不用裕言，果得地而不得民也。遣将军吴兰、雷铜等人武都，皆没不还，悉如群言。于是举群茂才。

裕又私语人曰：“岁在庚子，天下当易代，刘氏祚尽矣。主公得益州，九年之后，寅卯之间当失之。”人密白其言。初，先主与刘璋会涪时，裕为璋从事，侍坐。其人饶须，先主嘲之曰：“昔吾居涿县，特多毛姓，东西南北皆诸毛也，涿令称曰‘诸毛绕涿居乎’！”裕即答曰：“昔有作上党潞长，迁为涿令者，去官还家，时人与书，欲署潞则失涿，欲署涿则失潞，乃署曰‘潞涿君’。”先主无须，故裕以此及之。先主常衔其不逊，加忿其漏言，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，下狱，将诛之。诸葛亮表请其罪，先主答曰：“芳兰生门，不得不刍。”裕遂弃市。后魏氏之立，先主之薨，皆如裕所刻。又晓相术，每举镜视面，自知刑死，未尝不扑之于地也。

群卒，子巨颇传其术。

杜琼字伯瑜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受学于任安，精究安术。刘璋时辟为从事。先主定益

定失利，可要小心谨慎！”当时官拜州后部司马的蜀郡人张裕也懂得占候之术，而且这方面的天才超过周群，他劝谏先主说：“千万别争夺汉中，军队必定要失利的。”先主终于不采纳张裕的话，果然是得地而不得民心。派遣将军吴兰、雷铜等人进入武都，都是全军覆没，一切都如周群的预言。于是推举周群为茂才。

张裕又私下对人说：“太岁在庚子这一年，天下将改朝换代，刘氏的福祚要完了，主公可以得到益州（今四川省地），九年之后，在寅年或卯年左右就会失掉它。”有人把他这番话拿去打小报告。当初，先主与刘璋在涪县相会时，张裕正是刘璋的从事，在一旁陪侍而坐。他这个人满嘴胡须，先主嘲笑他说：“以前我住在涿县，姓毛的特别多，东西南北都是些姓毛的，涿县的县令宣称说：‘许多毛绕着涿居住呀！’”张裕立刻回答说：“以前有个人，作上党潞长，迁官为涿县县令。离官返乡后，有人写信给他，想在信上称他潞长，却怕失了涿长的衔头，想称呼他涿长，又怕失去潞长的衔头，只好这样称呼他：潞涿君。”先主没有胡须，所以张裕用这话来反唇相讥。先主经常因张裕的不逊而耿耿于心，加上恼怒他这次预测军情的话全没遮拦，就公布他“谏争汉中的预言没有应验”。拿这个为罪名，把他关进监狱，要杀他。诸葛亮上表请问张裕到底犯了什么罪，先主答复说：“芳兰虽然是香草，但生在门前挡路，不得不锄掉！”张裕于是被斩首弃市。后来魏氏的兴盛，先主的去世，都如同张裕原先的刻画。张裕又懂得相术，每次举镜看自己的面孔，自知将受刑戮而死，没有一次不是把镜子摔在地上的。

周群死后，他的儿子周巨颇能传承他在占候方面的长才。



州，领牧，以琮为议曹从事。后主践阼，拜谏议大夫，迁左中郎将、大鸿胪、太常。为人静默少言，阖门自守，不与世事。蒋琬、费祎等皆器重之。虽学业入深，初不视天文有所论说。后进通儒谯周常问其意，琮答曰：“欲明此术甚难，须当身视，识其形色，不可信人也。晨夜苦剧，然后知之，复忧漏泄，不如不知，是以不复视也。”周因问曰：“昔周微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，其义何也？”琮答曰：“魏，阙名也，当涂而高，圣人取类而言耳。”又问周曰：“宁复有所怪邪？”周曰：“未达也。”琮又曰：“古者名官职不言曹；始自汉已来，名官尽言曹，吏言属曹，卒言侍曹，此殆天意也。”琮年八十有余，延熙十三年卒。著《韩诗章句》十余万言，不教诸子，内学无传业者。周缘琮言，乃触类而长之曰：“《春秋传》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师。师服曰：‘异哉君之名子也！嘉耦曰妃，怨耦曰仇，今君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师，始兆乱矣，兄其替乎？’其后果如服言。及汉灵帝名二子曰曰史侯、董侯，既立为帝，后皆免为诸侯，与师服言相似也。先主讳备，其训具也，后主讳禅，其训授也，如言刘已具矣，当授与人也；意者甚于穆侯、灵帝之名子。”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，景耀五年，宫中大树无故自折，周深忧之，无所与言，乃书柱曰：“众而大，期之

杜琮，字伯瑜，蜀郡成都（今四川省成都县）人。年少时，在任安门下求学，精心研究任安的道术。刘璋时代征辟他做从事的官。先主定益州，领州牧，任命杜琮为议曹从事。后主即位后，拜为谏议大夫，迁官左中郎将、大鸿胪、太常等职。杜琮为人沉静，不多话，闭门自守，不参与人世间事。蒋琬、费祎等人都很器重他。虽然他的学业已经达到深厚的境地，但他却从不在天文这方面有所论说。后辈通儒谯周曾询问他这样做有什么用意，杜琮回答说：“想精通这种术法是很难的，你必须亲自观察，辨识各种形色，不可以一味的相信别人的话。早晨夜晚辛苦劳碌，然后才能懂得一些。但是又要担忧泄露天机，还不如不知道的好，所以我不再观察天象了。”谯周因而又问，说：“以前周征君（周舒）认为‘当涂高’即是指魏，他的道理在哪里？”杜琮回答说：“魏，是象阙的别名，正是当着道路而高起来的所在，圣人取它形象和意义相类似而这么说。”他又问谯周说：“你难道还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？”谯周回答说：“我实在还不懂。”杜琮又说：“古时候官职的名称没有称作‘曹’的，从汉代开始以来，官职的命名全都叫作‘曹’，吏叫‘属曹’，卒叫‘侍曹’，这恐怕是天意罢。”杜琮享年八十有余，（后主）延熙十三年（公元250年）去世。著有《韩诗章句》十余万字，没有传授给几个儿子，他专擅的讖讳之学就没有传人了。谯周借着杜琮的启发，竟然触类旁通，引申出一套理论：“《春秋传》记载晋穆侯把他的太子取名叫做仇，太子的弟弟叫做成师。师服说：‘你替儿子取名真是特别呀！佳偶叫做妃，怨偶叫做仇，现在国君把太子叫做仇，太子的弟弟叫做成师。一开始就预兆着动乱了呀！做兄长的恐怕要陵替了罢？’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应验了师服的预言。到汉灵帝为二子起名字叫史侯、董侯，二人曾被策立为帝，后来都被废为诸侯，和师服的预言很相似。先主名讳叫‘备’，它

会，具而授，若何复？”言曹者众也。魏者大也，众而大，天下其当会也，具而授，如何复有立者乎？蜀既亡，咸以周言为验。周曰：“此虽己所推寻，然有所因，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，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。”

许慈字仁笃，南阳人也。师事刘熙，善郑氏学，治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。建安中，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。时又有魏郡胡潜，字公兴，不知其所以在益土。潜虽学不沾洽，然卓犖强识，祖宗制度之仪，丧纪五服之数，皆指掌画地，举手可采。先主定蜀，承丧乱历纪，学业衰废，乃鸠合典籍，沙汰众学，慈、潜并为博士，与孟光、来敏等典掌旧文。值庶事草创，动多疑议，慈、潜更相克伐，谤讟忿急，形于声色；书籍有无，不相通借，时寻楚搯，以相震掎。其矜己妒彼，乃至于此。先主愍其若斯，群僚大会，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，效其讼阨之状，酒酣乐作，以为嬉戏，初以辞义相难，终以刀杖相

的意思是‘具备’，后主名讳叫‘禅’，它的意思是‘授与’，如同说刘氏已经具备了，应当授与他人了；这意思比晋穆侯、汉灵帝替儿子起的名字更要糟糕。”后来宦人黄皓在内廷弄权，（后主）景耀五年（公元262年），官中大树无缘无故的自己折断了，谯周为此十分忧虑，没有什么人可以作为说话的对象，于是在柱子上写道：“众而大，期之会，具而授，若何复？”这话的意思是说，“曹”的意思是众多，“魏”的意思是高大，众多而高大，天下恐怕要会合为一，已具备的基业却要授与他人，哪里再有建立国家的人呢？蜀被灭亡之后，大家都认为谯周的话是应验了。谯周说：“这虽然是我自己推究寻析的结果，然而是有所根据的，是由杜先生的话加以推广得来的罢了，绝无神思特别独到的异禀呀！”

许慈，字仁笃，南阳（今河南省旧南阳府，湖北省旧襄阳府之地，治宛，即今河南省南阳县治）人。以师礼奉侍刘熙，专精郑氏（郑玄）学，研究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。（汉献帝）建安年间，和许靖等人一起从交州进入蜀地。当时又有个魏郡人胡潜，字公兴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益州的。胡潜的学问虽然并不十分广博，但是有超群绝俗的记忆力，对于祖宗制度的仪则，丧事中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总麻等五服的礼数，都可以在地上指画说明，随便举出即可采用。先主平定蜀地后，以当地连年饱受战乱，学术文化日渐衰废，于是收集各种典籍，由良窳不齐的学问中披沙拣金，许慈、胡潜同时被任命为博士，与孟光、来敏等人主管昔日文籍。因正值一切事务草创期间，任何举措难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许慈、胡潜相互攻击、自夸，诽谤忿争，都表露在言语容色上；甚至书籍有无，相互间却不通借，经常找机会挞伐对方，要把对方握杀。他们矜夸自己妒嫉别人，竟至于如此的地步。先主为他们这种行为感到忧心，在群臣大会的时候，令倡优装扮成他们二人的容貌，模仿他们讼争的样子，在酒酣耳热乐声四起的场面上，拿来